

靈山何處

／月湧大江

2000 年底，瑞典皇家學院宣布：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高行健——一位漂泊在法國的流亡華人藝術家，理由是「他的作品中的普遍價值，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運用語言的豐富機智，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」、再者，他「並不聲稱他能解釋世界，其本意僅僅是在寫作中尋找自由。」這些評論頗能一針見血，從埋首創作中獲得認識和體察自我的「自由」，的確是高進行各類藝術活動之最大目的，他受到非難的原因在此，他的成就也在此。

高行健的文字作品，以 1995 年在法國出版的長篇小說《靈山》最為哄動。這部小說根據作者旅遊中國西南邊區的所見所聞，透過不同故事、不同角色，表達自己對四周環境及事件的看法。特殊的是，作者打破敘事按時空邏輯前後一貫的方式，將全文以細碎的情境處理，單獨看來非完全連接，只有打成一片地閱讀，才能讀出作者的呼吸。

書中的主角要出發去尋找傳說已久的靈山，路途上遇見一個女子，一道前行。文中以對話為主，可分為「我」和「你」兩個陳述部份。書中的「靈山之旅」，是一個主角都不知道「子為何來，將往何去」的旅程，火車上某位萍水相逢者無意間提到靈山，引起主角的好奇，因而展開尋山之旅；另一方面，《靈山》中用分裂的敘述法，將「我」放在另一個時空脈絡，將「我」和「你」這兩者，經由旅程本身，展開交互作用，個人慾望和宗教式的神聖渴求在其間複雜交錯。

以「作者論」來說，靈山之旅是高行健個人生命探索的過程，作者曾被醫生誤診為肺癌患者，在自覺生命無多之際，出走到四川的深山，想在短促的餘生與自然對話。書中說道：「死神同我開了個玩笑……我早該離開那個被污染的環境，回到自然中來，找尋這種實實在在的生活。」也就是說，整個故事作者好比一名尋找桃花園的隱士，想要逃離烏煙瘴氣的人世，到傳說中的靈山：清新的自然中去避難。雖然，行旅的過程並非總是清新可喜。藉著老植物學家的口中，「我」看到了竹子的死亡「根幹將枯，花纓乃懸，籬必六十，覆亦六年」的過程，並看到「社會」對於「自然」的迫害；作者成長所在的「社會」顯示出的醜陋與扭曲，使他直接否定所有意識型態及任何集體和制度的信任，提出「沒有主義」。到結尾，有人指著河的對岸，說靈山就在那裡；但他抵達彼岸時，舟子卻又告訴他靈山正在河的另一岸。至此，靈山到底在哪裡？為何它不見了，一切彷彿又回到原點。

高行健因成為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華人得主而一炮而紅，各種詮釋、評論紛紛出現，有的讚美他是「博學全方位」，認為他集結了德國唯心論、法哲學、數理邏輯以及藝術美學等等於一身；有的認為高行健及其小說人物，因政治迫害的經驗，在社會實踐上成為行動失落的個人，走上世界流亡者與虛無主義者。這些

評論，雖各有所執，但似乎皆未搔到高創作哲學的癢處，高並非受到西方哲學和虛無主義的完全澆灌，他是華人，他的哲學有他中國的根底，在來台演講時，他一再提出受到禪宗甚多啓迪，禪宗的「無分別心」、「當下即是」、「語言」、「應無所住」等觀念，在高的演講中俯拾皆是，我們無意否定別人的知見，在此只是要提醒評論界，勿忘記高寫作背後屬於中國的文化背景。

靈山到底何處，是消失，被破壞了，還是根本不存在？讀完高行健的《靈山》，讓我想起一句流傳已久的偈語：

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；

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

坦白說，我認爲高整本書，就在表達這個意思。

